

五颜六色的童话
玫 红 篇

[英]安德鲁·朗 编 吴 辉 译

接 力 出 版 社 出 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1 9 9 0 年 4 月 第 1 版

787 × 1092 1/24 $5\frac{8}{24}$ 印张

ISBN 7-80581-053-2/1 · 33 (儿)

广 西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西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

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,000册

定 价：2.00元

目 录

汉梅尔的笛声（法）	（1）
鸭子多来依库斯泰尔（法）	（9）
六个傻瓜（比利时）	（16）
小偷国王（斯堪的那维亚）	（20）
十二位跳舞的公主	（36）
穿木头衣服的佳利（斯堪的那维亚）	（50）
诺尔卡	（62）
中了魔法的金丝雀（法）	（69）
金树枝（法）	（87）
白狼	（104）
公主罗捷特（法）	（111）

汉梅尔的笛声

很久很久以前，德国的汉梅尔市受到成群结队的老鼠骚扰，从来没有人见过如此之多的老鼠。

那老鼠又大又黑，就连大白天都敢在街上遛弯，或蜂拥而至各家各户，谁要是动一动手脚，准会碰上老鼠。

早上，想穿衣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裤子呀、衬裙呀、衣袋里、靴子里，全有老鼠；你想吃东西，那些贪婪的家伙们，就从地下室，顶楼拥出来。

晚上，情况就更糟了。灯一亮，不知疲倦的老鼠们即开始工作。顶棚、地板、壁橱、房门口，老鼠互相追逐的声音无处不有。那声音象钻头吱——吱地钻东西，象钳子咔——咔地钳东西，象锯子嚓——嚓地锯东西，吵吵闹闹，令人一刻也不能安睡。

不论是猫，是狗，是毒药，是捕鼠夹都没用，你是圣人也罢，点起蜡烛睡也罢，都不起任何作用。越杀数量还越多。

汉梅尔人已经绝望了，无所作为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天，

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子，他一边吹风笛，一边唱着这样的歌：

喂，喂，大家伙儿，
请听着，
我是捉老鼠的大能人。

那个男子，个儿高得惊人，傻乎乎的样子，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而干燥。

弯钩似的鼻子下面，留着象老鼠尾巴那么长的胡须。眼睛呢，是大大的，混黄色的鼓鼓眼。还戴着一顶镶着红鸟羽毛的大毡帽。绿色的上衣用皮带扎着，穿条红裤子，活象个吉普赛人，脚上穿着用绳子编的凉鞋。

直至现在，那男子的模样，还画在汉梅尔市寺庙的窗户上呢。

那男子，站在公众集会厅前的大广场上，背对着教堂，边吹风笛边唱歌。

喂，喂，大家伙儿，
请听着，
我是捉老鼠的大能人。

刚好这时，市里的人们正在集会商量如何打发从埃及请来的疫病神。似乎已没有人能拯救这个城镇了。

那个奇怪的男子，对着正在苦苦商议的人喊：要是让我试试，用不了一夜功夫，老鼠一只也剩不下，全赶跑了。

市里的人们听了，议论纷纷：

“这家伙是变魔术的吧，小心点儿。”

公认贤明的市长打起精神对大家说：

“这个吹笛子的人若不是魔术师，不是在说谎，那就是上帝派来帮我们赶走可恶的老鼠的。好吧，我们就借这个男人的圈套，看他能不能把恶魔般的老鼠捉起来。怎么样，大家信得过我吗？”

于是，市里的人们就说：

“拜托市长了。”

那男子被带到了过来，他说：

“用不了一夜，汉梅尔市的老鼠，全能赶跑，不过，一只老鼠要付给我一库罗斯银币。”

听了这话，市里的人们嚷了起来：

“一只一库罗斯？那不是要付几百万银币之多！”

然而市长只耸了耸肩膀，对那男子说：

“就这样定了，请工作吧，象你说的那样，一只老鼠给你一库罗斯银币。”

拿着风笛的男子说：“晚上月亮出来后，马上开始工作。到那时，请随意参观，大家可以从窗户里看到那令人高兴、值得一看的事。”

汉梅尔其他人听到这个约定，也嚷嚷起来：

“一只一库罗斯！那要交给他多少钱？”

心眼儿多多的市顾问官说：

“这事交给市长吧。”

于是，汉梅尔人之间就互相传递着这样一句话了：

“交给市长吧。”

晚上九点钟，拿着风笛的男子又出现在广场上。他背对公众集会厅站下，月亮正好升上来。于是，风笛响了：



“托拉利——拉·托拉利——”

开始时，笛声悠扬地、象孩子跟妈妈撒娇一样响着，很诱人。然后，渐渐活泼起来，热闹起来，尖锐起来。那笛声传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只见老鼠们从地下室、从壁橱、从家具的角落、从家里每一个晃昏里跳出来，渐渐挤满了街道，成群地拥向公众集会厅前面。你追我赶地聚拢来，石板路上简直就象洪水般地老鼠蜂拥而至。

广场挤满了以后，拿着风笛的男子，就精神抖擞一边吹笛，一边向着城墙下流淌的河流走去。

他来到河边，老鼠们也跟着来了。河里的水就象被吸入漏斗里那样冒着泡泡奔流着。那男子用手指着河水正中喊：

“跳下去，跳下去。”

于是，老鼠们毫不犹豫地扑通扑通跳下河，直游到漏斗处，脑袋往下一扎，看不见了。

就这样，直到午夜，老鼠们一只接一只全部跳进了河里。

最后来的，是一只上了年纪、拖拖拉拉的大白老鼠，它在河堤上站住了。

这就是老鼠国王布兰歇特。

吹风笛的人问：

“大家都在那里了吗？布兰歇特？”

“都在那里了。”

“一共多少只呀？”

“九百的九千倍加上九百的九十倍，还要加上九十九只。”

“没错吧？”

“ 没错。 ”

“ 那你快和大家作伴去吧，再见。 ”

于是，那只老白鼠也跳进河里，被旋涡卷去了身影。吹风笛的男子完成了任务，就回到宿处睡下了。这一夜，是三个多月以来汉梅尔人第一次睡得这么香甜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吹风笛的男子来到公众集会厅，市顾问官们正在那里等他呢。

“ 昨天，老鼠全部跳进河里了，保证一只也不会回来了。老鼠数是九百的九千倍加九百的九十倍，再加九十九只。一只交一库罗斯吧，没错，我数过的。 ”

“ 我们一定要数数老鼠。说好一只老鼠一库罗斯，一库罗斯一只老鼠。可是，哪儿有老鼠啊？ ”

捕鼠人万没想到会碰上这么狡猾的人，气坏了，脸一下变成青色，眼都冒火了：

“ 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就到河里去找吧。 ”

市长说话了：

“ 当然啦，你如果事先说好，我们就能付钱了。你还是帮了我们忙的，我们并不打算让你两手空空地回去呀。 ”

说着，他拿出五十个英国的五先令银币给捕鼠人。捕鼠人昂起头说：

“ 我一定要报复，如果不给我如数的钱，我就要你们的孩子作代价。 ”

说着，他把帽子压低到眼睛上，匆匆地出了大厅。什么话也没说，就离开了汉梅尔。

汉梅尔的人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高兴得拉着手笑，以为捕鼠人落入

了自己的圈套。他们满不在乎，对捕鼠人威胁说要以孩子们作代价一事，也哈哈一笑置之。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大家做完了弥撒，急急忙忙从教堂里出来，都想着今后没有老鼠捣乱，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了。可回家后，惊人的事情在等着他们——孩子们不见了，全都失踪了。

“孩子们，我们的孩子们在哪里？”

大街上到处响起找孩子的喊叫声。

从汉梅尔市东门，走回来三个小男孩，其中一个一边哭一边说：

“爸爸妈妈一去了教堂，我们就听到了奇怪的音乐，留在家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，都被那声音吸引，走出了家门，争先恐后往大广场跑，到那儿一看，那个捕鼠人正吹着风笛，站在昨天晚上那个地方。等孩子们聚齐了，捕鼠人就慢慢走起来，孩子们跟在后面，合着音乐走啊，唱啊，跳啊，一直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。大山忽然裂开一条缝，吹风笛的男子带着孩子们，都进到缝里去了。一进去，缝就又合上了。只奇迹般地留下了我们三个小男孩儿。他是罗圈腿，走不快；我听到笛声慌慌张张出门，只穿了一只鞋，赤着的一只脚被大石头扎伤了，走不动了；另一个孩子倒是赶上了，急忙想和别的孩子一起进去，可是他慢了一步，山门关了，他被撞在山墙上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爸爸妈妈们伤心透了，他们拿上枪和镐，进山去找孩子们消失的入口，可是直到傍晚，也没找到。天黑了，大家只得回家了。

这其中最倒霉的就是市长了。他的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都去了。而且，汉梅尔人已经忘了昨晚他们是多么拥护市长；今天却拼命地叱责起他来。

不幸的孩子们究竟怎么样了？

爸爸妈妈们都不相信孩子们已经死了，他们认为，那捕鼠人一定是把孩子们带过大山，到自己的国家去了，因此，好几年里，人们还到各个国家去寻找孩子们。但是，一点儿线索也没找到。

过了很久，这事也就变得无声无息了。

一百五十年以后，在那些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已经没有一个还活在世上以后的一天傍晚，从东边一个国家结伴来了两三个商人，说是有话要对汉梅尔人说，听说，他们路过匈牙利时，曾在一座叫做托兰西尔巴尼亚的大山深处逗留，住在那里的人们只会讲德语，而他们周围的人都讲匈牙利语。那些人说，虽然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去那里的，但可以肯定自己是从德国去的。

商人们说：

“所以，那些德国人一定是从前在汉梅尔下落不明的孩子们的后代。”

汉梅尔的人们想，这是真的。从此，他们就认定了匈牙利托兰西尔巴尼亚人是自己的同乡。其祖先，就是儿时被捕鼠人带去的。这事岂不是有些怪吗？

（法）

鸭子多来依库斯泰尔

多来依库斯泰尔是只特别小的鸭子，不过，它个子虽小却很聪明。它特别会动脑筋，因此从一无所有而变成个大富翁了。可是，这个国家的国王却只管奢侈浪费，把国库都全花光了，听说多来依库斯泰尔攒了好多钱很高兴。有一天，他悄悄跑来，借走了多来依库斯泰尔存的钱。当时，多来依库斯泰尔对于能借钱给国王，颇为自豪。可是过了一年，又过了两年，国王一点儿利息也不付，它就担心起来。但它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个好办法，便把心一横，决定去见国王，请他还钱。这天早晨，天气特别好，多来依库斯泰尔打扮得整整齐齐上路了。

它一边唱着“呷呷呷，向国王讨债呵！”一边走。走了不一会儿，碰上了朋友狐狸。

“早上好，你急急忙忙上哪儿去？”

“去国王那里要钱去。”

“啊，带我一起去吧。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想：是呀，好朋友不可少呀。于是就

狸说：

“啊，好吧。不过，走不了一会儿，你就会累的。怎么样？能不能变小点儿，那样我可以把你咽到嗓子里带你去。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狐狸咚咚咚咚变小了，就象往信封里装信那样，进了鸭子的嗓子。多来依库斯泰尔又整整衣服，唱着歌走了。

“呷呷呷，向国王讨债呵！”

不一会儿，它又碰到靠在墙边的梯子。梯子说：“鸭大哥早上好，你一本正经地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国王那里讨债。”

“啊，那你也带我去吧。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想：好朋友不可少哇。就对梯子说：“啊，好吧，不过，你的木头腿，很快就会走累的，怎么样，能变小点儿吗？我把你咽下去，装进嗓子里，就可以带你去了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

梯子说完，咚咚咚咚变小，跟狐狸作伴去了。

“呷呷呷。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打扮整齐，象刚才一样，唱着歌走了。走了一会儿，到了大河边。大河正一闪一闪反射着阳光，悠悠荡荡向前流淌。它看见鸭子走过来便问：

“鸭子兄弟，你摇摇摆摆地上哪儿去啊？”

“到国王那里讨债去。”

“啊，你也带我去吧。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想，好朋友不可少。于是对大河说：

“好是好，可你走着走着就要打瞌睡的。怎么样？变小点儿，我把你咽到嗓子里带你走。”

“啊！好主意！”

大河咚咚咚咚变小了，咕噜咕噜地，进了鸭子的喉咙，跟狐狸和梯子作伴去了。

“呷呷呷。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又唱着歌往前走。不一会儿碰到一群大胡蜂，在嗡嗡地飞：

“鸭子哥早上好，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要去哪儿？”

“去国王那儿，讨债去。”

“啊，也带我们去吗？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想：好啊，好朋友不可少嘛。于是它对大胡蜂们说：

“好是好，可你们那么多，拉拉扯扯，一会儿就累了。怎么样？能不能变小点儿，我把你们咽下去，带着走？”

“你想得可真周到啊。”

不一会儿，大胡蜂们全进了喉咙，跟狐狸他们作伴去了。嗓子里可没多少地方了，狐狸它们在嗓子里还得再变小点儿。多来依库斯泰尔又唱着歌前进了。

多来依库斯泰尔就这样来到了首都。在笔直的大道上走着唱着：

“呷呷呷，国王何时还我钱？”

首都的人听见了，吃了一惊。终于，多来依库斯泰尔来到了国王的宫殿前。

它敲着门环：

“ 咚咚咚。 ”

看门人从一个小窗户里探出头来问：

“ 谁？ ”

“ 我！多来依库斯泰尔，想见国王。 ”

“ 想见国王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国王正在吃饭，谁也不见。 ”

“ 你给我通报国王！他知道我来的原因。 ”

看门人关上小窗，去国王那儿禀报。国王正围着餐巾，和大臣们一起进餐呢。听了看门人的话，就笑着说：

“ 好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叫它进来，让它跟七面鸟和鸡作伴去。 ”

看门人出来说：

“ 让你进去！ 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 好极了。让我看看这里的人都吃些什么？ ”

看门人说：

“ 这边，这边，再往前走一步，那儿，是那里。 ”

“ 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鸟舍吗？让我进鸟舍吗？ 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多么惊慌啊。

“ 啊，果真如此啊，好，走着瞧，我会报复的。呷呷呷，国王何时还我钱？ ”

七面鸟和鸡只喜欢自己的同类，看见进来个怪东西，又听它呷呷呷乱叫，翻着白眼说：

“ 怎么回事？那家伙吵什么呢？ ”

然后就一齐猛扑过来，用嘴啄它。

“完蛋完蛋！”

多来依库斯泰尔嘟囔着，幸好，它想起了好朋友狐狸，就叫了起来：

“狐狸，狐狸快出来，
我可遇到危险啦。”

就好象在等着这话似的，狐狸“啪”的一下跳了出来，扑向了那些狠毒的鸟儿们。

“喳喳喳，吱吱吱。”

眼看着狐狸把它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，不到五分钟，一只鸟儿也没剩下。多来依库斯泰尔高兴极了，又唱起来：

“呷呷呷，国王何时还我钱？”

还在餐桌旁的国王听见了鸭子的歌，管理鸟舍的女佣又来把鸟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，这下他可发了愁。

他吩咐，把多来依库斯泰尔扔到井里去。井深极了，怎么也出不来，多来依库斯泰尔正发愁呢，想起了梯子：

“梯子，梯子，快出来，
我的生命遇到危险啦！”

就象是等着这句话一样，梯子急忙跳出来，把胳膊搭往井沿，多来依库斯泰尔急忙顺着梯子爬出来，“嗖”地跳到院子里，更大声地唱起来。

国王在餐桌旁，正为收拾了鸭子得意地笑呢，一听到多来依库斯泰尔讨债的歌声，气极了。

他吩咐，把灶火点旺，把鸭子扔进去。他想，多来依库斯泰尔一定是有魔法。

炉火马上点旺了，这次多来依库斯泰尔不再犹豫，马上想起了好朋友大河：

“大河，大河，快些流淌，
我的生命遇到危险啦。”

大河马上出来了，忽地一下就淹没了炉火，连烧火的人也冲走了。宫殿的大厅里，漫了四英尺深的水。

多来依库斯泰尔快活极了，边游泳边象个聋子一样，大声唱着：
“呷呷呷，国王何时还我钱？”

还在桌旁得意的国王，听了这歌声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气坏了，晃着拳头站了起来，喊道：

“带到这儿来！我砍了它的头！快带来！”

两个士兵马上把多来依库斯泰尔抓来了。

可怜的鸭子什么也不知道，一边爬上高高的台阶，一边说：
“终于要还我钱了吗？”

可是一进了餐厅，看见国王的脸象七面鸟那样涨得通红，周围的大臣们一手一剑站在那儿，鸭子是多么惊讶啊。它想，这回一切都结束了。正当这时，算它运气好，它想起还有一个好朋友，于是拚命地叫了起来：

“大胡蜂，大胡蜂快来呀！

我的生命遇到危险啦！”

这么一叫，形势就急转直下了。

“快、快，用剑给我刺！”

勇敢的大胡蜂带领着部下，飞了出来，大胡蜂们用刺朝发疯的国王和大臣们的脸蜇去，那帮家伙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往哪儿藏好，

惊慌失措之中，就从窗户里倒栽葱般地冲了下去，落在铺路石上，折断了脖子。

多来依库斯泰尔独自站在餐厅里，当它明白自己已经胜利了，很是吃惊，觉得象作梦一样。

它猛然想起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，正好现在什么人也没有，它就开始找钱。可是，一个个抽屉都找遍了，一文钱也没有。

它又挨着房间找，一直来到有国王宝座的议事厅里。这时它累极了，一边回想着迄今的冒险，一边在宝座上坐下来休息。

首都人们看见国王和大臣们都被摔得四脚朝天地死去了，便跑进宫殿来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一进议事厅里，看见鸭子坐在王位上，吃惊之后，他们又高兴地叫了起来：

“原来的国王死了，现在的国王万岁！

上帝给我们派来英明的国王。”

已经处事不慌的多来依库斯泰尔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欢呼声。

有那么两三个人悄悄议论，怀疑多来依库斯泰尔能否是个出色的国王。有人回答说，比起游手好闲、只知奢侈的老国王，它要好得多。不一会儿，大家从死去的国王头上取来王冠，放在了多来依库斯泰尔头上了。它戴上正合适。

就这样，多来依库斯泰尔成了国王。

加冕仪式后，它说：

“喂，朋友们，大家去吃好东西吧，我饿极了。”

(法)